

## 从频率效应的角度研究“好不A”和“好A”

张 程\*

### <目次>

- |                            |                          |
|----------------------------|--------------------------|
| I. 绪论                      | IV. 从语用频率效应的角度研究<br>“好A” |
| II. 已有研究                   | V. 结论                    |
| III. 从搭配频率效应的角度研究<br>“好不A” |                          |

### I. 绪论

根据语法规则,“好+不+A”中有否定词“不”,那么它所表达的意义应当是“对A的否定”,但为什么有时候它是“对A的肯定”呢?如:派对玩得很开心,好不快乐。在这个例句中“好不快乐”是“好快乐”的意思。

“好+A”所表达应该是对“对A的肯定”,但为什么有时候它是“对A的否定”呢?如:刚下了点雨,好容易才爬上山。在这个例句里“好容易”是“好不容易”的意思。

本论文利用频率统计的方法,用搭配频率所产生的效应解释为什么一些“好不A”是表否定的意义(好不安分=好安分),为什么一些“好不A”是表肯定的意义(如:好不热闹=好热闹),为什么一些“好不A”能既表否定意义又表肯定意义(好不自在=好自在、好不自在=不自在),并解释为什么“好不”能够形成一个副词;利用语用频率效应解释为什么有一个“好A”结构表否定(如:好容

\* 韩国岭南大学 中语中文系 博士生

易=好不容易), 并解释“好不容易”中“不”的性质。

语用频率效应, 邹韶华(2007)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一个语言成分甲(如“水平”)经常与另一个修饰性的语言成分乙(如“高”)在相同的语境中(如“有高水平”)连用, 乙的性质就影响到甲, 从而潜存于甲中, 最后在和原来相同的语境中只出现甲而不出现乙时, 甲就有可能体现乙的性质。我们把这种语言感觉叫做语境频率联想。<sup>1)</sup>

搭配频率效应, 石毓智(2010)提出: 当某个物体的属性高于社会平均值时, 它是能够刺激交际动机的信息, 就会成为有标记的信息, 如: 有文化, 指文化很高, 它的前面也可以受程度词修饰——好有文化; 而我们不常说一个人“有鼻子”, 因为“鼻子”是每个人都有的, 它不会刺激我们的交际动机, 所以它是无标记的信息<sup>2)</sup>。基于此理论, 我们认为: 频率高的搭配, 是一种有标记的信息, 会刺激人们的交际, 人们才会用“好”等程度词去修饰; 频率低的搭配, 是一种无标记的信息, 不会刺激人们的交际, 就不会用程度词去修饰。

本篇论文基于邹韶华的语用频率效应理论; 以及基于石毓智的“有无标记信息”理论, 提出搭配频率效应; 最后综合出“频率效应”这个概念, 即搭配频率和语用频率所产生的效应。

## II. 已有研究

沈家煊(1994)用“礼貌原则”解释了“好不 蛮横”和“好 不讲理”的对立; 认为当人们在评价他人时, 不好的要委婉说, 好的要充分地讲; 这就导致了“不”和“讲理”结合得很紧, “不”就逐渐变为一个否定前缀; 由于人们不常用“不蛮横”来评价讲理的人, “不”和“蛮横”就保持松散的结构关系, “不”仍然是个句法上的否定词; 而“好”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是一个引述性加强副词, 第

---

1) 邹韶华,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7年12月, 39页。

2) 石毓智, 《汉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2010年8月, 364页。

二种是陈述性加强副词，引述的又多是符合社会标准的道义词，常表反语，从而“好不蛮横”表肯定义(不蛮横符合社会道义标准)，“好不讲理”表否定(不讲理不符合社会道义标准)。当“好 不蛮横”等短语作反语使用次数较多后，“好”和“不”就逐渐结合在一起形成“好不”表肯定义，再扩展到其他词语上表肯定义，如“好不高兴、好不热闹”等。<sup>3)</sup>

作者从这个角度的解释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为认同的观点。但还有不足的地方，如：作者认为“不蛮横”(不+贬义词)结构松散，“不讲理”(不+道义词)结构紧凑，是因为人们不用“不蛮横”评价人；那么是不是所有这样成反义的词语都是这种情况呢？作者还认为表肯定的“好不A”来源于“反问”，但他没有给出历时文献证据，所以这种观点还有漏洞。

石毓智(1993)在讨论“羡余否定”的时候，他认为“好不容易”、“好不漂亮”、“好不热闹”、“好不伤心”、“好不难受”中的“不”是不一样的，“好不容易”的“不”具有实在的否定意义，其它几个词的“不”是羡余否定，无实在意义。因为“不容易”还可以受“有点儿”、“比较”、“很”、“太”、“十分”、“最”的修饰，而其他的词则不行。<sup>4)</sup>如<表 1>：

<表 1>

	有点儿	比较	很	太	十分	最
不容易	+	+	+	+	+	+
不难受	-	-	-	-	-	-
不伤心	-	-	-	-	-	-
不漂亮	-	-	-	-	-	-
不热闹	-	-	-	-	-	-

他认为“好容易”也只能在状语的位置上与“好不容易”同义，所以“好容易”是“空缺否定”。可是我们通过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和网页搜集，

3) 沈家焯, <“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和语用解释>, 《中国语文》 第4期, 1994。

4) 石毓智, <对“差点儿”类羡余否定句式的分化>, 《汉语学习》 第4期, 1993。

发现以下一些语料，说明“不难受”、“不伤心”、“不漂亮”、“不热闹”也是可以受其他程度词修饰的。如：

- (1) 吉斯卡尔仿佛要吐尽一切不平似地回答道：“我必须承认事情的确是进行得很不漂亮。(田中方树《亚尔斯拉战记》)
- (2) 她有这十年经已足够。万岁爷，是我负你。她轻轻地于心底说了这一句。先放手，会比较不伤心，胜过来年冷宫独对，残红孤影。(《魅生·妖颜卷A:楚惜刀》)
- (3) 小镇无名，也很不热闹，街上的行人很少，衣衫都很破旧。(《绝毒断肠A:李笑佛》)
- (4) 最难受的死法是什么?<sup>5)</sup>
- (5) 香港演艺圈里美女如云，我是最不漂亮的一个，所以反而引人注目。(厦门晚报，《吴倩莲的“京港之恋”》(附图1张)，(1997-11-9报刊))

从上面这些语料看，“不A”中的“不”都具有实在的否定意义，所以从“不A’能否带程度词”的角度去看“好不A”表“肯定”还是“否定”是行不通的。

袁宾(1984)分析了“好不”表肯定(好不+A)和表否定(好+不A)的两种用法，他在《近代汉语“好不”考》<sup>6)</sup>和《“好不”续考》<sup>7)</sup>中指出“好不”表否定产生于十五世纪，“好不”表肯定产生于十六世纪，从此之后，肯定否定义并用。曹小云(1996)又指出在十三世纪初就有肯定式“好不A”用例出现<sup>8)</sup>。据邹立志(2006)的考察，在现代汉语中，“好不A”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sup>9)</sup>：

5) <http://muzhi.baidu.com/question/563252175.html>.

6) 袁宾,《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第3期,1984。

7) 袁宾,《“好不”续考》,《中国语文》第2期,1987。

8) 曹小云,《五代史平话中已有肯定式“好不”用例出现》,《中国语文》第2期,1996。

9) 邹立志,《“好不A”诸现象的语义语用考察》,《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3月。

〈表 2〉

“好不A”	“A”为符合社会道义标准的“道义词”	“A”为消极意义	“A”为积极意义
肯定式		好不蛮横、好不糊涂、好不放肆、好不偏心、好不贪心、好不凄凉、好不冤枉	好不热闹、好不潇洒、好不亲热
否定式	好不安分、好不争气、好不讲理、好不公平、好不知足		
肯否式			好不自在、好不开心、好不舒服、好不痛快

从〈表 2〉我们可以看到，当“A”为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的词”时，“好不A”只能表否定，可称为道义词，“安分”、“讲理”、“公平”等带有明显特定社会性质的烙印，这些词语和一般褒义词不同，“道义词”的前面总是可以加“应该”，如“应该公平”、“应该讲理”，但是积极词则不能，我们不说“应该热闹”、“应该潇洒”、“应该聪明”，这是因为道义的标准是稳定的，不会变来变去，而其他积极词则是不稳定的，如：我们认为聪明的人，在其他人看来就不聪明。<sup>10)</sup>

### Ⅲ. 从搭配频率效应的角度研究“好不A”

为什么“好不A(道义词)”表否定，而“好不A(消极词 \ 积极词①)”表肯定，以及为什么“好不A(积极词②)”能既表肯定又表否定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不”和各个词语的结合频率，我们通过对BCC语料库文学类进行统计，结果如〈表 3〉：

10)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商务印书馆, 2015, 142-144页。

〈表 3〉

意义	形式	不A	数量
“好不A”既表否定 又表肯定	不+积极词②	不自在	17697
		不开心	9776
		不舒服	45293
		不痛快	6090
“好不A”表否定	不+道义词	不争气	7902
		不讲理	6137
		不知足	2044
		不公平	16059
		不安分	4462
“好不A”表肯定	不+消极词	不蛮横	13
		不惭愧	179
		不蹊跷	17
		不狼狈	41
		不凄凉	20
	不+积极词①	不热闹	301
		不潇洒	90
		不亲热	73

根据〈表 3〉，我们可以得出“结合频率”的如下等式：

不+消极词 < 不+积极词① < 不+道义词 < 不+积极词②

从上面可发现右边的两项比左边两项的结合频率高得多，我们可以把“结合频率高”看成是量大，结合频率低看成是量小；我们知道量大的事物肯定性强，在人们的记忆力也会加强，容易存在；而量小的事物否定性强，容易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就不会加强。此处的量大和量小并非指某一具体的量，而是相当于数学中的无穷小量<sup>11)</sup>和无穷大量<sup>12)</sup>。量大的人们就容易加强它，

量小的人们就不会去加强它，该规律映射到人类语言中就成了语言是否“加强”的规律：

搭配频率极低的结构，是一种无标记的信息，人们不会用“好”去加强它；搭配频率极高的结构，是一种有标记的信息，人们才会用“好”去加强它。

除了受“好”等程度词的修饰，右端的两项还可以受“最、有点儿、十分”等程度词的修饰，而左端的两项则不行，我们通过BCC语料库文学类进行统计，结果如〈表4〉：

〈表4〉

频率	形式	词组	最~	十分~	有点儿~
“不A”的搭配频率高	不+积极词②	不自在	20	231	58
		不开心	40	17	7
		不舒服	64	424	108
		不痛快	15	51	11
	不+道义词	不争气	23	10	2
		不讲理	75	9	4
		不知足	6	0	0
		不公平	68	27	5
		不安分	46	7	0
		不蛮横	0	0	0
“不A”的搭配频率低	不+消极词	不蹊跷	0	0	0
		不狼狈	0	0	0
		不凄凉	0	0	0
		不热闹	0	0	0
	不+积极词①	不潇洒	0	0	0
		不亲热	0	0	0

11) 以零为极限的变量，叫做无穷小量。

12) 在无限变化过程中，变量的绝对值无限增大，就叫做这个变量的无穷大量。

从〈表4〉可以看出，上面两项的“不A”是可以受多种程度词修饰的，下面两项则不行；这说明高频率的搭配，人们才会用程度词去修饰加强，低频率的搭配，人们不会用程度词去修饰加强。

自然语言是否加强认识的规律是：如果按照搭配频率的高低从左到右排成一个序列，位于右端的结构搭配频率最高，是一种有标记的信息，那么人们就会用“好”去加强它，所以位于右端的两个结构则是“好+不A”；而位于左端的结构搭配频率最低，是一种无标记的信息，人们就不会用“好”去加强它，所以这种“好不A”的结构就不是“好+不A”，它们经过语言内部的融合，变成了一个“好不+A”的结构，具体得从“好”和“不”的两个角度进行阐释。

“好”在历时发展过程中，作程度词的高频率使用是始于元代时期，“好”所修饰的多是含有消极色彩的词语，“好+形容词+心理动词”多表达人物内心不愉快或不好的感受，如：好伤感、好命薄、好是伤情、好穷命、好不知个礼法、好难寻；在明清时期“好”也有很多修饰消极意义的词语，如：好卖弄、好欺心、好作怪、好伤感<sup>13</sup>）；通过类推机制，“好”就具有修饰“消极词语”的强大习惯。

而“不”除了作实词，表否定意义之外；也有意义虚化，表强调的例证，证据有两个，第一、在方言中，有如下词语：小“不”点儿、黑“不”溜秋、傻“不”拉几、滑“不”唧溜，这些词语中的“不”就无实在意义，和后面的词语连缀起来强调前面的词语；第二在现代汉语中，“不”还可通过反诘而表强调义。如：

- (6) 妈妈边把苹果递给还在抹泪的弟弟边对我说：“弟弟不比你小嘛，让着他点啊。”(刘沙《曹大少》)

例(6)中的“不”通过反诘而表强调肯定义，通过强调聚焦“比你小”，从而表示“我应该让着弟弟”。<sup>14</sup>)所以我们可以把“好不A(消极义)”中的“不”看作“好”

13) 武振玉, 〈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2004年3月。

14) 张斌, 〈非真值语义否定词“不”的附缀化倾向〉,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2年9月。

的后缀。

目前汉语语法学界对词缀的定义各有不同，正如张静(1987)所言：什么叫词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说<sup>15)</sup>。朱德熙(1982)在《语法讲义》里从语法特征的角度对词缀进行了定义：词缀都是定位语素，放在前面的叫前缀，如“第一”、“第二”中的“第”，放在后面的叫后缀，如“桌子”的“子”；词缀只能粘附于词根之上，它们没有意义上的关系。<sup>16)</sup>杨锡彭(2003)认为“词缀”判定的主要标准有三个：意义虚实、定位与否、标示词性。<sup>17)</sup>我们依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把词缀定义为：词缀是一种不成词语素，只表示一些附加的意义，位置是固定的，一定要附在词根(成词语素或不定位不成词语素)的前后或中间，能表示附加的意义和起语法作用，位于词根前面的叫前缀，如老、阿；位于词根后部的叫后缀，如子、头。

“好不A(表肯定义)”中的“不”是一个后缀，它符合词缀的如下标准：

第一、位置固定；“不”的位置只能放在“好”的后边，它不能放在其他地方，所以它具有位置固定的特征。

第二、不成词语素；典型词缀是粘着语素，它依附于词根构词。如：老虎、老鹰、砖头中的“老”、“头”不能独立成词，它只能依附于“虎”“鹰”“砖”上构成附加式合成词；此处的“不”也不能单独成词，也只能依附于“好”表强调肯定义。

第三、语义虚化；此处的“不”没有实在意义，只起强调肯定义。

第四、标识词性；“好”既可以当形容词，又可以当副词，但是“好不”就只能是副词<sup>18)</sup>。

第五、典型后缀读轻声；在“好不A”表肯定意义时，“不”字读轻声<sup>19)</sup>。

综上，因为“好”在作程度副词的历时发展中，“好”就大量修饰“消极”意义

15) 张静，《汉语语法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6)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8页。

17) 杨锡彭，《关于词根与词缀的思考》，《汉语学习》第2期，2003年4月。

18)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517页。

19) 邹立志，《“好不A”诸现象的语义语用考察》，《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3月。

的词语，而“不”也具有意义虚化表强调作词缀的可能，所以“好不”就能够构成程度副词，表强调；根据袁宾的考察，“好不”在明代以前都是“好”修饰“含不的词组”，而最先开始出现“好不X”表肯定的用法是在《西游记》中，一共7例，我们统计发现“好不A”中的“A”就有5例是表消极的词语，如下：好不疼、好不滑、好不凶恶、好不凶丑、好不重，这就说明了“好不”继承了“好”修饰消极词语的功能。

另外，从语音上分析，“好”是上声，韵母是响亮的开口元音，“不”是入声字，音节极为短促，“不”和后面“A”的语音间隙明显大于“好”和“不”，人们在交际信息的过程中，有五个阶段：编码-发出-传递-接收-解码。在口语交流时，发话者发出“好+A”，听话人很容易听成“好不+A”，这种不一致是因为“发出-传递-接收”三环节受到多方面的干扰而产生的语音变化。人们传递信息主要依靠书面文字，把口语记录下来形成书面语，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难免会有差异；又因汉语历来重视对称美，所以汉语很多四字词语都是“2+2”的格式，所以即使是“1+3”的格式，因为强大的类推机制，也慢慢的变成“2+2”的格式了，停顿就往往放在前两个字的后面<sup>20)</sup>。在“好不A”的格式里，“A”多是双音节词语，所以“好不A”分成两个双音节片段解读是很自然的。“好不”的语音间隙小和汉语对语音对称美的追求是“好不”成词的另一因素。

在“好不”语法化后，通过类推机制，“好不”开始大量修饰其他的积极词语，自《西游记》之后，“好不”所修饰的积极词语多于消极词语<sup>21)</sup>，所以“好不”+消极词W积极词表肯定义。

那么还有一部分“好+不+积极词(②)”既表否定又表肯定的词如何解释呢？从前文我们可以知道“不+积极词(②)”搭配频率非常高，那么“不A”的结构就会非常紧凑，“不”就是一个否定词，“好不A”就表否定意义；但又由于“好不A”有表肯定的强大类推机制，所以当“A”是积极意义的词时，人们也把“好不

20) 李圃，《古文诂林》(第六、八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1) 武振玉，《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2004年3月。

A”表肯定意义。我们还通过CCL语料库(古代汉语)的搜索,发现表肯否义的“好不自在”是表否定意义,这说明它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否定结构,后来由于“好不A”表肯定的类推才表肯定意义的。

- (7) 某呼韩单于。昨遣使臣款汉,请嫁公主与俺。汉皇帝以公主尚幼为辞,我心中好不自在。想汉家宫中,无边宫女,就与俺一个,打甚不紧?(元·《汉宫秋》)

上表中表肯否义的4个“好不A”,只有“好不自在”出现在古代汉语中,其他三个均未出现在古代汉语中,根据语境,上例中的“好不自在”是表示“很不自在”的意思,根据类推规则,“好不自在”后来也可表“很自在”的意思。

#### IV. 从语用频率效应的角度研究“好A”

在现代汉语中,“好A”基本都表肯定义,只有一个词语表示否定意义,那就是“好容易”,《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这样解释“好容易”:后接动词性成分,表示很不容易(才做到某件事情):跑遍了全城,好容易才买到这本书。<sup>22)</sup>从这个例句可以看出“好容易”表示否定意义的限制性条件:

- ① “好容易”在句中充当状语,如例句中“好容易”作状语修饰谓动词“买”。
- ② “好容易”所修饰的动词应该为完成态,如例句中的“买到”为完成时态。
- ③ “好容易”句前面或显现或隐含着艰苦、困难、虚无等条件,如例句中的“跑遍了全城”意味着“找到”的前提条件是非常辛苦的。

为什么“好容易”表示很不容易呢?我们通过历时文献的考证,查看“容易”一词使用的语境,“容易”二字最早出现于汉代,主要出现在“何容易”和“不容易”这两个句型中。在后来的发展中,“容易”一词主要用于“反问、否定、消

2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518页。

极语境”等语料中。

汉代和六朝时期，例句如下：

- (8) 师古曰：不见宽容，则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汉书》
- (9)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汉书》
- (10) 师古曰：不见宽容，则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汉书》
- (11) 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汉书》
- (12) 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汉书》
- (13) 恇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汉书》
- (14) 人居世间，大不容易，动辄当承所言，皆不失其规中！《太平经》
- (15) 为人父母，亦不容易。《太平经》
- (16) 为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太平经》
- (17) 凡如此例，不预研检，忽见不识，误以问人，反为无赖所欺，不容易也！  
《颜氏家训》
- (18)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颜氏家训》
- (19)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颜氏家训》
- (20) 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三国》

根据胡绍文(2000)的研究，在汉代，“容易”二字尚未成词，“容”和前面的“何”、“不”连用，“何容”表示反问，“不容”表示否定，“容易”二字并未成词，整体表示“怎么能容许轻易”、“不容许轻易”的意思<sup>23)</sup>。在汉代和六朝时期，我们考察了《汉书》《太平经》《颜氏家训》《三国》四本书，“容+易”共出现了13次，全都出现于“何容+易”和“不容+易”这样的结构中，表达反问和否定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容易”二字一开始共同出现的时候，就用于消极和否定的语境中。统计如〈表5〉：

23) 胡绍文，〈谈容易的成词原因及时代——兼与《汉语大词典》“容易”条商榷〉，《语文学刊》5，2000，36-38页。

〈表 5〉

意义类别	体现形式	数量	占比
消极和否定语境	何容易 或 不容易	13	100%

唐代时期，例句如下：

- (21) 阿罗汉曰：谈不容易恐致深疑。《大唐西域记》
- (22) 沙门告曰：吾非忘也，谈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闻今当略说。《大唐西域记》
- (23) 转精勤，莫容易，夜靖(静)三更思妙理，此时礼拜佛兼僧，最好将身求出离。《敦煌新书》
- (24) 容易抛离不肯皈(归)，等闲弃背他乡土。《敦煌新书》
- (25) 为人君言，何可容易！《贞观政要》
- (26) 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贞观政要》
- (27) 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贞观政要》
- (28) 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蹶顿公等！《贞观政要》
- (29) 撰述示后，所贵作程，岂容易哉！《旧唐书》
- (30) 应诸州刺史除授，正衙辞谢后托故陈牒请假，实为容易。《旧唐书》
- (31) 是以《五经》俱无其说，圣人所以不言。轻议大典，亦何容易。犹恐不悟，今更作十难。《旧唐书》
- (32) 产忌作劳，安可容易？《旧唐书》
- (33) 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向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诘宜容易！《旧唐书》
- (34) 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前贤所难，事匪容易。《旧唐书》
- (35) 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经籍道息。《旧唐书》
- (36) 而损、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汗台槐，盖时主之容易耳。《旧唐书》
- (37) 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旧唐书》
- (38) 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旧唐书》

- (39) 故尧咨禹拜，千载一时，携手提耳，岂容易哉！《旧唐书》
- (40) 性轻佻，言论容易，恃才傲物，所在人畏而恶之。
- (41) 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旧唐书》
- (42) 程不持士范，歿获丑名。君子操修，岂宜容易！《旧唐书》
- (43) 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权与人。”嗣复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龄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尝失道？臣以为用房、魏多时不为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旧唐书》
- (44) 严诚如斯，图功也，岂宜容易？《旧唐书》
- (45) 卿初委张璠，请放却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还，璠果败亡，巢益颠越。《旧唐书》
- (46) 夫帝业既艰难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旧唐书》

在唐代时期，我们考察了四本书，分别是《大唐西域记》、《敦煌新书》、《贞观政要》、《旧唐书》，一共出现“容易”的句子27句，其中有6例用于否定句，分别是(21)(22)(23)(26)(34)(46)；其中有12例用于反问句，分别是(25)(27)(29)(31)(32)(33)(35)(37)(38)(39)(42)(44)；其中有8例用于消极语境中，如(24)：“容易”修饰的是“抛离不肯皈”的消极词组，(28)“容易”修饰的“犯过错”这个消极语境，(36)(40)(41)(43)(45)(46)的“容易”都表示轻率、糊涂的意思；只有(30)一例用于中性语境。统计如〈表6〉：

〈表6〉

意义类别	体现形式	数量	占比
否定句	受“不、莫、匪”等否定词修饰	6	96.3%
反问句	受“何、岂、安”等反问词的修饰。	12	
消极语境	语境呈消极形态	8	
中性语义	——	1	3.7%

宋代时期，例句如下：

- (47) 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说出来，须至极。《朱子语类》

- (48) 日日在这里面，便意思自好，理义也容易得见，正如雨蒸郁得成後底意思。《朱子语类》
- (49)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朱子语类》
- (50) 他未曾疑到这上，先与说了，所以致得学者看得容易了。《朱子语类》
- (51) 彼所谓易简者，苟简容易尔，全看得不子细。《朱子语类》
- (52) 易简有几多事在，岂容易苟简之云乎！《朱子语类》
- (53) 问：“两日看何书？”对：“看或问‘致知’一段，犹未了。”曰：“此是最初下手处，理会得此一章分明，後面便容易。《朱子语类》
- (54) 若理会得透彻，後面便容易。《朱子语类》
- (55) 这个便须是要子细讲究，须端的知得，做将去自容易。《朱子语类》
- (56) 不可便执此说，容易改换却，致工夫不专一也。《朱子语类》
- (57) 彼谓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执此说，容易改换却，致工夫不专一也。《朱子语类》
- (58) 这个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说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难。《朱子语类》
- (59) 此岂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朱子语类》
- (60) 就此处子细看，便见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体段实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朱子语类》
- (61) 颜子早是有个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朱子语类》
- (62) 圣人也不容易说与人，只说与几个向上底。《朱子语类》
- (63) 今一样敏底见得容易，又不能坚守；钝底捱得到略晓得处，便说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朱子语类》
- (64) 大率说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实未尝为之也。《朱子语类》
- (65) 若不敢胡乱做者，必不敢容易说，然亦是存得这心在。《朱子语类》
- (66) 惟中间忽云“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则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些聪明睿智来。《朱子语类》
- (67) 夫魏地迫近於秦，无时不受兵，割地求城无虚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朱子语类》
- (68) 孟子答以不动心极容易底事，我从四十已不动了。《朱子语类》
- (69) 问：“养虎自遗患等事，窃谓机不可失。”曰：“此时便了却项羽，却较容易。然项羽已是无能为，终必就擒也。《朱子语类》
- (70) 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闲容易说出来。然说得来连那本末内外，体用精粗，都包在里面，无些欠缺处。《朱子语类》

- (71) 且如说圣人先知、安行，只是行得较容易，如千里马云，只是他行得较快尔，而今且学他如何动脚。《朱子语类》
- (72) 这个如何当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圣贤煞多。只公心不为不善，此只做得个稍稍贤于人之人而已。《朱子语类》
- (73) 以图言之，‘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固容易见。《朱子语类》
- (74) 人多是将言语做没紧要，容易说出来。若一一要实，这工夫自是大。《朱子语类》
- (75) 乾惟行健，其所施为自是容易，观造化生长则可见。《朱子语类》
- (76) 在人，则顺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须安排。《朱子语类》
- (77) 易则都无睹当，无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将去。如口之欲语，如足之欲行，更无因依。《朱子语类》
- (78) 问：“‘易则易知’，先作乐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乐易处。”砾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须得理会‘易知’，且理会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朱子语类》
- (79) 不过只在一段界限之内，纵使极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内，所以容易推测；便有差，容易见。《朱子语类》
- (80) 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妇拜者，盖古坐时只跪坐在地，拜时亦容易；又不曾相对，拜各有向，当答拜亦然。《朱子语类》
- (81) 此不可容易杜撰。《朱子语类》
- (82) 明道当初想明得煞容易，便无那渣滓。《朱子语类》
- (83) 自是他见得容易。伊川易传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书。《朱子语类》
- (84) 曰：“不是无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则不能及物。此等处容易晓，如何恁地难看！《朱子语类》
- (85) 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於内藏库、封春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朱子语类》
- (86) 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朱子语类》
- (87) 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许多无头面不紧要之思虑，不知何以制之？《朱子语类》
- (88) 大底过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说，要知只尽鲍之诚意耳。《朱子语类》
- (89) 须是自著力，著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朱子语类》
- (90) 先生曰：“恁地说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劳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朱

子语类》

- (91) 先生曰：“文振近来看得须容易了。”南升曰：“不敢容易看。但见先生集注字字著实，故易得分明。”《朱子语类》
- (92) 温公此心可以质天地，通幽明，岂容易及！《朱子语类》
- (93) 戴肖望比见其湖南说话，却平正。只为说得太容易了，兼未免有意於弄文。《朱子语类》
- (94) 如何只容易说过了！乾子体健而不息，行而不难，故易；坤则顺其理而不为，故简。不是容易苟简也。《朱子语类》
- (95) 缘他本来是大段著工夫收拾这心性，今禅说只恁地容易做去。《朱子语类》
- (96) 故某尝说，今人容易为异说引去者，只是见识低，只要鹵突包藏，不敢说破。《朱子语类》

宋代的这50个语料，皆出自《朱子语类》，其中有4句用于反问语句，分别是例(52)(59)(67)(92)；其中有21例中的“容易”表示“轻率”或整体语境表消极的意思，分别是：(49)(50)(51)(56)(57)(58)(63)(64)(69)(72)(74)(77)(82)(85)(86)(87)(90)(91)(93)(95)(96)；有9个例句中的“容易”用于否定句，分别是：(60)(62)(65)(66)(81)(86)(88)(89)(94)；有14例用于中性语境，分别是：(47)(48)(53)(54)(55)(61)(68)(70)(71)(73)(75)(76)(78)(79)(80)(83)。统计如〈表7〉：

〈表7〉

意义类别	体现形式	数量	占比
反问句	受“岂”等反问词修饰	4	68%
否定句	受“不”等否定词的修饰	9	
消极语境	语境呈消极形态，有表草率、轻率的含义。	21	32%
中性语境	—	14	

明代时期，例句如下：

- (97) 此等贼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粮，以养三军，朝廷喜，百姓悦，乃顺天之事也。《三国演义》
- (98) 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三国演义》
- (99) 深临险地非容易，更展奇谋岂偶然！《三国演义》
- (100) 吾非容易到此，岂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蛮之策。《三国演义》
- (101) 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锐之兵，容易调遣。《三国演义》
- (102) 先帝非容易创立基业，今一旦弃之，吾宁死不辱也！《三国演义》
- (103) 昔日魏武祖皇帝，东荡西除，南征北讨，非容易得此天下。《三国演义》
- (104) 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三国演义》”

明代的这8个语料皆出自《三国演义》，其中有5个例句用于否定句中，分别是：(98)(99)(100)(102)(103)；其余3个例句是用于中性语境，分别是：(97)(101)(104)。统计如〈表8〉：

〈表8〉

意义类别	体现形式	数量	占比
否定句	受否定词“不、非”的修饰	5	62.5%
中性语境		3	37.5%

在清朝的一些文献中就开始大批量出现了“好容易”表示不容易的例句，如在《红楼梦》中，就出现了55例，如：

- (105) 我说做了好梦呢，好容易遇见你了！《红楼梦》
- (106) 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见一个老婆子先将东门开了，进去叫西门。《红楼梦》

我们统计了从汉朝到明朝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中“容易”一词的使用情况，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容易”和“否定、反问和消极”的句子经常连用，占比最低为62.5%，最高为100%，这种高频率的结合，所以“容易”就有了消极否定的

含义，再加上“好”具有修饰消极词语的强大功能，因此“好容易”修饰积极的完成时态的动词时，它就表达消极的意思，传递出做成这件事不容易的语义，并且句中也会或显现或隐含着消极或困难的条件句；而“好”本来就有修饰表消极意义词语的强大功能，所以“好容易”作状语时，就表“非常不容易”的意思。如：

(107) 跑遍了全城，好容易才买到这本书。

这个例句，“买到”表示动作的完成，“好容易”表示该事件完成不容易，所以前句也隐含着很困难的条件，即“跑遍了全城”。

“好不容易”中的“不”比较难界定，是因为“好容易”有两种意思，第一种表示“容易”的意思，第二种表示“不容易”的意思；如果按前者，“不”就是否定副词；如果按后者，依本篇前面的理论，就应该看成“好”的后缀。以下两个例子出自于沈家煊的论文《“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和语用解释》，如：

(108) 这些题好容易做，我一会儿就做完了。

(109) 这些题好容易做了出来，花了我两个小时呢。

上面两例都作状语，例(108)表示题很容易做，例(109)表示题“不容易”做。如果按照例(108)，“好+不+容易”就表示否定的意思，“不”就是一个否定词语；如果按照例(109)，“好容易”本来就表“不容易”的意思，加上“不”之后，还是表示“不容易”的意思，那么此刻的“不”就应该是“好”的后缀。

为了准确弄清“好容易”的用法及意义，我们还得从书面语材料进行调查比较可靠，我们选择了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报刊)作为语料来源，调查结果如〈表9〉：

〈表 9〉<sup>24)</sup>

词语	条数1	意义	条数2	频率1	成分	条数3	频率2
好容易	755	非常不容易	753	99.73%	状语	753	100%
		非常容易	2	0.26%	谓语	1	—
					补语	1	—
好不容易	2853	非常不容易	2853	—	状语	2850	99.89%
					谓语	3	0.1%

从表9我们可以看出“好容易”中99.7%的意思是“非常不容易”，全部作状语。而“好不容易”中99.89%也是作状语。可以看出“好不容易”和“好容易”在所作的成分和语义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根据袁宾的调查，在近代汉语中，没有一例“好不容易”的语料<sup>25)</sup>，所以“好不容易”中的“不”是后人考虑到“好容易”的否定意义不够明显，从而添加了一个否定词使否定意义明显化<sup>26)</sup>。

“好容易”表否定义和汉语中大量的中性词表积极义的道理是一样的，如“容貌”、“腰身”本是中性的词，可出现在下列句子中的时候，却表积极义。如：

(110) 我一个堂堂的大学生，有容貌，有……不由他不拜倒在我的脚下。

(《每周文摘》，1987年1月15日)

(111) 我看的那些女孩大多有腰身，唯独我没有……

(《中国妇女》，1984年12期)

“容貌”、“腰身”一词本无“积极义”，只是一个中性词语；但用在此处，却表达了“人长得很漂亮”和“人的身材很苗条”的意思。邹韶华通过调查统计，发

24) 注释：①：频率2：不同成分的条数在不同意义的条数中所占的比重。如：好容易表示“很不容易”的语料一共753条，该意义的“好容易”作状语的条目753条，所以其占比为100%。②：“—”并不表示该数据没有，而是该数据在本文中不重要，所以以“—”占据空格。

25) 袁宾，〈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1984。

26) 沈家煊，〈“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和语用解释〉，《中国语文》04期，1994。

现,“容貌”、“腰身”等词经常用于积极语境中,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语义偏移”现象。<sup>27)</sup>

## V. 结论

本论文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从搭配频率的角度解释为什么结构“好不A”会存在三种现象,如“好不安分”表否定、“好不快乐”表肯定、“好不自在”既表否定又表肯定;第二,从语用频率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好容易”表否定。

在第Ⅲ节,我们通过频率统计得出“不A(道义词、积极词②)”的搭配频率高,“不A(消极词)”的搭配频率低。因为“不A(道义词、积极词②)”的高频率搭配,所以它就量大,是有标记的信息,从而人们多用“好”去加强肯定,因此“好不A(道义词、积极词②)”中的“不”就是一个否定词语,所以“好不A(道义词、积极词②)”表否定;“好不A(消极词、积极词①)”表肯定的原因有如下:第一,“不A(消极词、积极词①)”出现频率极低,是无标记的信息,所以人们不会用“好”去加强肯定,“好”作程度副词高频率使用时,主要修饰消极词语,而“不”又具有作词缀的特性,再加上汉语文化中有追求双音对称美的习惯,所以“好不”就变成一个副词,“好不A(消极词、积极词①)”就表肯定意义。

“好不A(积极词②)”既表否定又表肯定,是因为这部分“不A”的搭配频率高,所以“不”和“A”的结构就紧凑,“不”是一个否定词,从而“好不A(积极词②)”就表否定;又由于“好不”表加强肯定义的“强大类推机制”,所以“好不A(积极词②)”又表肯定意义,其最好的例证就是其中之一的“好不自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表否定意义。

在第Ⅳ节,我们考察了“容易”的历时用法,发现“容易”一词大部分都用于否定、反问和消极的语境中,所以就具有了消极的语义,因此当修饰完成时态的动词时,它就表达消极的意思,传递出做成这件事不容易的语义,并且句中也会或显现或隐含着消极或困难的条件句。这就是语用频率高搭配所

27) 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第5-39页。

产生的效应。至于“好不容易”，那是后人考虑到“好容易”的否定意义不够明显，从而添加了一个否定词使否定意义明显化。

### <References>

1. Dai YaoJing. “Try to study “superfluous negation””. *Rhetoric Learning*, (2004).
2. Hu ShaoWen. “On the reasons and times of “RongYi””. *Chinese journal* 5, (2000).
3. Jiang Zhongxu. *Chinese word affix study*.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9.
4. Li Fu. *Ancient prose interpretation*.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3.
5. Lv ShuXiang. “Hao Bu……”. *Chinese Language* 2, (1981).
6. Shen JiaXuan. ““Hao Bu” Semantic and pragmatic explanations of asymmetric usage”. *Chinese Language* 4, (1994).
7. Shen JiaXuan. *Asymmetry and labeling theor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8. Shi YuZhi. *Chinese grammar*.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9. Wu ZhengYu.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gree adverb “Hao”.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f jilin university* 3, (2004).
10. Yang XiPeng. Thinking about roots and affixes. *Chinese learning* 4, (2003).
11. Yuan B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ao Bu””. *Chinese Language*, (1984).
12. Zhang Bin. “The attached compose tendency of Nonreal value semantic negative world “Bu””,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 university, (2012).
13. Zhang Jing.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
  14. Zhao BangHua. “The negative conceptual mechanism of Constructs “Hao Bu RongYi VP””, *Journal of the education college in Lanzhou* 1, (2007).
  15. Zhu DeXi. *Grammar not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16. Zhou Lizhi. The study the phenomena “Hao Bu A”of semantic language, *World Chinese teaching*, (2006).
  17. Zhou ShaoHua. *Language frequency effect stud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参考文献>

1. 戴耀晶, <试说“冗余否定”>, <<修辞学习>>, 2004.
2. 胡绍文, <谈容易的成词原因及时代——兼与<<汉语大词典>>“容易”条商榷>, <<语文学刊>> 5, 2000.
3. 蒋宗许, <<汉语词缀研究>>, 巴蜀书社, 2009.
4. 李圃, <<古文诂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5. 吕叔湘, <好不……>, <<中国语文>> 第2期, 1981.
6. 沈家煊, <“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和语用解释>, <<中国语文>> 04期, 1994.
7.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商务印书馆, 2015.
8. 石毓智, <<汉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2011.
9. 武振玉, <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03, 2004.
10. 杨锡彭, <关于词根与词缀的思考>, <<汉语学习>> 第2期, 2003.

11. 袁宾, 〈近代汉语“好不”考〉, 《中国语文》, 1984.
12. 张斌, 〈非真值语义否定词“不”的附缀化倾向〉,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2.
13. 张静, 《汉语语法问题》,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14. 赵帮华, 〈-好-不-容易-VP-构式的否定概念化机制〉,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第1期, 2007.
15.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6. 邹立志, 〈“好不A”诸现象的语义语用考察〉,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17. 周韶华,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7.

### <Abstract >

This thesis mainly solves two major problems. First, we will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ree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ocation frequency. For example, “HaoBu AnFen” means negative meaning, “HaoBu KuaiLe” means positive meaning, “HaoBu ZiZai” means both negative meaning and positive meaning; The second is to explain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Hao Rong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frequency.

There is a high frequency of collocation between “BU” and “A(Moral word)”, So the structure between BU and A(Moral word) is compact, “BU” is a negative prefix for “A(Moral word)”, So “HaoBuA(Moral word)” is that “Hao” plus an egative structure, Thus, “HaoBu A(Moral word)” means negative meaning.

because of The frequency of collocation between “BU” and “A(Negative words)” is low, they're loosely structured, In history, “Hao” mainly modifies negative words, and “BU” has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n affix,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the habit of pursuing the symmetry of the double tone, So “HaoBu” becomes an adverb, Thus, “HaoBu A(Negative words)” means Certain meaning. And because of the analogy mechanism, When “A” is A positive word, it also means something.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the word “RongYi” is mostly used in negative, rhetorical and negative contexts, so it has negative semantics. Therefore, when it modifies the positive verb, it expresses the negative meaning and conveys the meaning: it is not easy to succeed. A negative or difficult conditional sentence is also shown or implied in a sentence. This is the effect of high frequency collocation. As for the word “HaoBu RongYi”, it is the latter people that considers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RongYi” to be less obvious, thus adding a negative word to make the negative meaning explicit.

Key Words : 频率(frequency), 好不容易(Hao Bu RongYi), 好容易(Hao RongYi), 肯定(affirm), 否定(negative)

